

四藏一著

宫廷权谋巅峰之作
晋江独步剧妃独分

世间戏月

原名：
3 奸臣直播间

她曾被心爱之人害死全家！
为了复仇，她拥有了全新的身份，
开启直播奸臣的成长之路。

“裴迎真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要怎么还？”
“我只要你，还我多一点的喜欢。”

霸宠首辅
实力宠妻



世間戲 3

原名：
奸臣直播間

四藏一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间戏. 3 / 四藏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9.1
ISBN 978-7-5500-3151-7

I. ①世… II. ①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78708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 名 世间戏 3
作 者 四 藏
出 版 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余丽丽
特约编辑 廖 妍
装帧设计 Insect
封面绘制 槿 木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9.5
字 数 264千字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3151-7
定 价 36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52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世 戏 间₃

目录

第一章/何其珍贵.....	001
第二章/久违喜事.....	010
第三章/不得安心.....	020
第四章/巧设妙计.....	031
第五章/一波又起.....	057
第六章/意外受伤.....	071
第七章/舍命相护.....	085
第八章/冒险决定.....	107
第九章/失去记忆.....	122
第十章/你是夫人.....	140



世间戏 3

目录

第十一章/一场旧梦	151
第十二章/宛如初见	169
第十三章/山雨欲来	183
第十四章/宫中意外	198
第十五章/暗中调查	215
第十六章/意外偷听	228
第十七章/楚音崩溃	242
第十八章/我相信你	258
第十九章/小产真相	283

第一章 何其珍贵



阮流君坐在马车里哭了好一会儿，像是愣神一般渐渐安静了下来，但也不说话。

许荣庆坐在一旁有些蒙了，他不知道许娇这是怎么了，他以前以为许娇只是讨厌谢绍宗，怎么今日突然就……想要杀了谢绍宗？像失控一般，他吓得不敢说话。

裴迎真坐在那里抓着阮流君的手也不说话，他现在当着许荣庆和老太傅的面不好安慰她，他也觉得或许阮流君哭出来会好一些。

她一直太压抑自己了，除了烧糊涂或者喝多了时会失控，她几乎没有失控过，平日里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一般温和又爱笑，让人以为她真的放开了、不在意了。可是今日他发现，她大概只是不想牵连影响到身边的人，血海深仇……她如何能这么轻易地放下？

弹幕里的观众也都蒙了——

我是主播粉：刚刚怎么了？主播怎么突然就……崩溃了？吓死我了。

来看裴迎真：主播没事吧？我不知道说些什么，但感觉主播现在肯定很难受……希望主播好好的。

霸道总裁：大概是压抑太久了吧，最近又接二连三发生了这么多的事，谢绍宗又不肯放过她，突然就崩溃了吧。唉，我没有经历过血海深仇，但大概能想到主播有多崩溃，不知道怎么安慰主播。

最爱病娇变态：主播多看看裴迎真，他一直陪着你呢，不要怕！你俩在一起总会好起来的！

路过打赏了一万金。

马车很快到了老太傅的府邸，老太傅本想带着裴迎真回府问清楚的，但看如今这个状况，便让裴迎真将许娇送回府再来，他先一步回了府。

许荣庆坐立不安，想安慰却又不知如何开口。

裴迎真忽然道：“许大哥能不能去你的铺子里给我找身衣服和艾草来，我也算去牢里住了一趟，去去晦气。”

许荣庆知道他这是想支开自己，但看阮流君的样子，便点了点头，下了马车去铺子里，或许裴迎真才是能开解她的人。

许荣庆一下车，裴迎真便将阮流君拉进了怀里，抱着她涩声道：“流君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看看我。”他托起阮流君的脸让她看着自己，“你救了我对不对？你好不容易才将我救出来，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……”

阮流君仰头看着他，对他笑了笑又哭了：“我知道的，我都知道都明白的，我只是一时太难过了，我只是……不知道该如何让自己静下来，我对自己的无能为力……很沮丧。”

裴迎真低头亲了亲她的额头，将她抱紧道：“为什么会是无能为力？你救了我流君，我会杀了他。是你从一开始选定我，陪着我一路走到现在，我就是你最有利的武器，流君你一直都做得很好。”

她在他怀里，抓着他的衣襟轻轻抽泣起来。她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在裴迎真面前她总是没出息极了。

裴迎真抱着她，看着车窗外飞快掠过的道路，柔声道：“你知道我是怎样度过在牢里的那一夜的吗？”他拉开阮流君的手掌，在她的掌心里一笔一画地写了三个字。

阮流君。是她的名字。

阮流君看着他的手指，听他道：“我一直在写你的名字，我一遍一遍地写你的名字，不让自己停下来。我每写一遍你的名字就想你还在等我，至少还有你等着我活着出去，就算……天下所有人都要我死，我也不能死在那里，你还没有放弃我，我怎么能

放弃自己？”

阮流君抬头看他，她满眶泪水看不清他，只看到他轻轻皱着眉，紧绷着的下颌。

她想起那天夜里的他，他就坐在角落里就着月光一遍一遍地写她的名字。

那个夜晚对他来说非常非常难过吧，他的父亲、姑母，所有的亲人、信任的人都背弃了他，要置他于死地，他或许……有过一瞬间想一死百了吧？

他忽然低下头来，看着她，眉眼弯弯地对她笑了：“你大概不明白你对我何其重要、何其珍贵，流君。”

她伸手抱住他的脖子，颤颤巍巍地亲了亲他的唇，哽声道：“我明白，我都明白。我不放弃你，我也……不放弃自己。”

“嗯。”裴迎真轻轻回应她的吻。

裴迎真却是没有将她先送回许府，他让马车停在僻静的地方，将闻人安跟他说的话对阮流君说了一遍。

闻人安说，是她换了他这次机会，让他戴罪立功，跟李云飞一起去找回宁乐公主和查明这件事情。

闻人安的意思是，不止找回公主，还要将这件事查得清清楚楚，闹得满城风雨，除掉几个人。

闻人安将阮流君知道的告诉了裴迎真，他又问了阮流君一次。

阮流君避开直播器的天眼原原本本地和他说一遍，依旧说是她听到的，又说那次他们在梅林里听到闻人瑞卿说要做一件什么事，估计就是这件事，置李云飞于死地，再抢回陆楚音。

阮流君又道：“你不必担心，我知道宁乐公主的下落，你和李云飞只需要火速去将公主找回来，逼公主说出这件事是谢绍宗和太子合谋做的就是了。”

裴迎真一惊，低头看她：“你如何得知的？”

阮流君早就想好了：“也是那一次听说的，只是我留了个心眼，没有向太后和圣上说明，留下机会给你和李云飞。”

裴迎真盯着她瞧了半天，叹气道：“流君，你有时候让我猜

不透，你像是什么都知道。”

阮流君有些心虚，岔开话题问道：“你和李云飞何时动身去找公主？那你的案子呢？瑞秋怎么会突然……”她有许多问题想问裴迎真，却又不敢问，怕他记起伤心事。

裴迎真看她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握了握她的手轻声问道：“你想知道我的身世吗？”

阮流君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你可以告诉我吗？”

裴迎真没有答话，只是点了点马车，吩咐车夫去小宅。

裴迎真带阮流君回了小宅，阿守担心地冲出去，几乎要抱着他的大腿哭。

裴迎真让他先退下，带着阮流君进了宅子里，到屋后面的小园子站住对她道：“这宅子是我外祖父的，那树下埋的女儿红也是我外祖父为我母亲埋的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开封，他就因为一桩案子身陷囹圄，死在了牢中，我的外祖母当天夜里也跟着他去了，这宅子就被查封了。”

他看着那棵桂花树，仿佛看到了当年外祖父如何亲手将女儿红埋进去一般：“这些确实是我的母亲离世时告诉我的，她还告诉我一些别的事情，令她悔恨了半辈子的事情。”

阮流君上前轻轻握住了裴迎真的手。

裴迎真低下头来对她笑了笑：“我不难过，如今除了你已经再没有什么能令我难过的事情了。”从前他还会为父亲、祖母对他的不公感到难过，但自大殿中的指证之后他再也不会了，如今他对裴家只有恨，只有恨。

“我只是为我母亲不值。”他看着阮流君笑着问她，“你可知我的父亲在大殿中指证我时如何说的？他说他从来不知我的母亲是薛家小姐薛珩，只以为是个丫鬟，是我母亲勾引的他。”

阮流君握紧裴迎真的手，她知道的，她并不信裴言。

庭院里有凉凉的微风吹过，裴迎真望着那桂花树笑着道：“他不认识我的母亲……多么可笑，他曾经在这宅子里向我的外祖父提亲，求外祖父将掌上明珠嫁给他，说他会好好待她。”

他记得母亲在榻上哭得令他害怕，一个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眼泪，会有那么伤心的时候？

他的母亲就那么哭着跟他说，她不是不要脸，不是不知廉耻，她也曾是父亲手上的掌上明珠，裴言那时那般殷切地一次次来提亲她的父亲才答允的。可是没到定亲时父亲就出了事，她和瑞秋流落街头，是裴言找到了她，带她回了府。

她一直以为裴言会履行诺言娶她，可是裴言那时跟她说，如今她是罪臣之女，他又刚刚为官，为了仕途和裴家的脸面裴老太太是不会答应她过门的。

她那时拉着裴迎真的手哭着跟裴迎真说：“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便是相信裴言，他说爱我，我信了；说日后一定光明正大地娶我过门，我信了……他说只要我怀上了裴家的嫡孙，老太太就一定会准许我嫁给他，我也信了……我那么信任他，我将自己全部交托给他，从来不曾有过半分怀疑，可是……他没有良心。”

就在她怀着裴迎真的时候，裴老太太给裴言说了宋元香这门亲事，他没有一丝迟疑和拒绝，宋元香的父亲是高官，配他们裴家足够体面。就像当初薛珩家一样，她是翰林小姐，只是如今不一样了，翰林小姐落难，他自然要重觅贤妻。

薛珩也想过闹，可她孤零零地在这裴府里，像是一只流浪猫被养在后园子里一般。

而那个时候裴素素过来找她，跟她说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，若是闹大了所有人都知道她未婚先孕，怀的是个私生子，又是罪臣之女，最后能落着什么好？裴老太太只会将她赶出府去，那个时候她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姐带着个丫鬟，怕是自身都难保，别说肚子里的孩子。

裴素素又跟她说，只要她乖乖听话不闹，等宋元香过门了，会说服宋元香将她肚子里的孩子记在宋元香名下，这样孩子就是名正言顺的嫡子，是个少爷，不再是个罪臣之女生的私生子。

她跟裴迎真说：“我不知自己做得是对是错，可那天夜里我感觉到你在我的肚子里动啊动的……你是我的孩子，我想或许这是我唯一能为你争取到的东西……”

她同意了，那之后她再也没有闹过，她像是死了心一般，安心地将裴迎真生下来，宋元香那时候无所出，迫于无奈将裴迎真记在名下。

她本以为裴迎真可以过得好一些……原先也是好的，至少裴家人会把裴迎真当个嫡子嫡孙一般，偶尔来看一看，可是在宋元香生下儿子和女儿之后，裴老太太再也没有来看过裴迎真，裴言也再也没有来过。

她带着裴迎真在那个小院子里过得特别清苦，她有时看到裴迎真便会难过，会偷偷哭，也曾为了裴迎真偷一块点心就被宋元香打了一顿哭了一整夜。

“她是个非常非常柔弱的女人，她不会吵架，被府中的下人骂了也只是自己偷偷哭两声。”裴迎真望着阴沉沉的天幕皱了皱眉，“老翰林的女儿，从小没吃过什么苦，只知读书作画，她曾是个十分有才情的小姐，却在那小小的院子里被一点点消耗，成了日日自怨自艾的妇人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阮流君轻声问他。

“后来……”裴迎真在那暮色之下皱紧了眉头。

她在那小院子里生活了五年多，很少见到裴言，可是有一天夜里裴言忽然来了。他喝多了，嘴里骂骂咧咧地说着什么，说什么他不过是要了一个丫鬟而已，说什么要让宋元香看看，他是老爷，他想要谁就要谁。

“那天夜里瑞秋带我出府看灯了。”他笑了笑，“我第一次去看灯，难得高高兴兴地回去，就看见……裴言……睡在我母亲身边，她却在哭，身上青青红红的，像是被打了一般，瞧见从外面进来的我，就惊慌失措地拉上衣服让瑞秋带我出去。我坐在屋外看着高高的月亮，听见瑞秋在里面给我母亲擦身子，边擦边哭，我的母亲还在说，让她小点声，小点声……”

阮流君拉紧裴迎真的手，看他嘴角挂着的笑越来越苦。

“再后来，我的母亲怀孕了。”裴迎真道，“宋元香得知后大闹了一场。当天夜里裴素素就端了一碗汤给我的母亲，说是安胎的，母亲喝完就小产了，伤了身子，一病不起，最后死了。”

他声音平静极了，“母亲快死的那天夜里我跑去找裴言找老太太，求他们请个大夫来看看我的母亲，说她快死了，求裴言可怜可怜她……可是，没有一个人可怜可怜她，没有人来救救她，救救我……”

阮流君伸手抱住了他的腰，她觉得非常非常难过，难过得她想替裴迎真哭一场：“我救你，裴迎真我救你。”

这昏昏的暮色真冷，阮流君又将他抱得紧了紧，不厌其烦地跟他说：“就算全天下都袖手旁观我也一定会救你，裴迎真我永远不会放弃你。”

裴迎真慢慢转过身来将她搂进了怀里长长地舒出一口气：“流君，我在遇到你之前活着的意义只有报仇，为我母亲报仇，为自己报仇，就算同归于尽也要拉上裴家。但在遇到你之后……我突然想要好好活下去，好好地护着你、守着你，一起吃饭一起看书。”

阮流君仰头看着他，眼眶被风吹得发红，对他道：“会的，裴迎真等你这次找回公主，洗脱了罪名我们就订婚。许家人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，他们会当你是一家人，我们好好地在一起。”

她抓着裴迎真的衣襟，踮起脚轻轻吻了吻他冰冷的唇，几乎要哭出声地道：“过去的总会过去的。”

裴迎真托住她的脑袋，望着她，低头吻了下去。

弹幕里——

宅斗萌：裴家真的是我见过的最恶心的家族了，裴言猪狗不如。

来看裴迎真：我只希望主播能好好跟裴迎真在一起，仇恨会让人变得不像自己，主播这样就很好，可以治愈彼此。

霸道总裁：唉，主播总是立flag让我好害怕。

天真：是！主播一不留神就立flag，听得我心里一颤！

路过：再给主播打赏一万金，等裴迎真走了开天眼用。

“当啷”一声，路过打赏了一万金。

阮流君低头看着光幕，如今观众人数已经差一点点一百万

了，打赏被她花到只剩七万多金，又被路过加到了八万多。

人数一多，经常有发广告骂人的，都会被李四屏蔽了。

她有时候在想，痛苦真的是可以被分担的，她因为得到了许多陌生人善意的鼓励和安慰，真是很少有特别失控的时候。

“谢谢。”她靠着裴迎真低声对光幕道。

“嗯？”裴迎真以为她在和自己说话，没听清地低下头来。

阮流君仰起头对他笑了笑：“谢谢你裴迎真。”

裴迎真捧着她的脸终是笑了，亲了亲她道：“也谢谢你阮小姐。”他抱住她，“谢谢你将自己交托给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将公主找回来，绝对不会让你离开我。”

闻人安对他说阮流君答应和亲这件事时他只是觉得，流君是将自己彻彻底底拿出来交托给了他，流君相信他，一定会做好这件事。

他必定会赌上所有去做。

阮流君在他怀里“嗯”了一声，她不担心，她相信裴迎真。

天色快黑时，裴迎真才将阮流君送回许府，他也亲自进府谢过许老夫人，请她放心。

许老夫人想留他吃顿饭，但他要回去跟老太傅说明情况，便告辞了。

他走之前，阮流君偷偷将公主的下落告诉了他，嘱咐他一定要尽快动身去那个边陲小镇找到宁乐公主，免得夜长梦多。

裴迎真点了点头，离开了许府。

他快马加鞭去了太傅府，向老太傅说明情况，看老太傅一筹莫展，便安慰道：“恩师不必担心，这件事看起来难办，其实并非不可完成。”有了流君提供的公主信息，只要找回公主，让她指证谢绍宗和闻人瑞卿就好。

“可是……此事关系到太子。”老太傅越想越觉得糟糕，“就算你查明了，你能动得了太子？别说圣上，皇后和端木家绝对不会允许的。”

裴迎真笑了笑：“恩师放心，这次，太子犯了大忌。”

老太傅抬眼看他，听他压低声音道：“圣上之所以让我去

查，摆明了只是想让我做一把刀。”

老太傅心里一惊。

“我猜，圣上手里还有证据，并且这证据绝对不是单单指证太子和谢绍宗的，因为圣上跟我点明了拦截李云飞入京的黑衣人是端木家的人。”裴迎真的声音一丝不乱。

“什么？”老太傅却是吃了一惊，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裴迎真拦下他，没让他继续说，只是道：“圣上需要的，是证据。”

老太傅脸色灰败，将这件事思来想去，眉头始终未展开，对裴迎真道：“你可曾想过，就算此事你办成了，所有的罪名圣上怕是都会推给你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裴迎真道，“就像谢绍宗一样，圣上是想要换一把比谢绍宗更好掌控的刀。”

他都明白，所以安心，只要按照闻人安所希望的那样做，就不会有问题了。

第二章 久违喜事



第二天，裴迎真一大早就被宣入了宫，这次闻人安单独召见了他和李云飞，谈了整整一个时辰。

这一个时辰让闻人瑞卿心里有些忐忑。

等他们出来，闻人安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将他们两人都放出了宫，这让闻人瑞卿更加摸不透闻人安的意思。

等闻人安去皇后那儿用午膳时，他也跟了去。这些日子因为李云飞的事情，贵妃那边总是替李云飞说好话，说得父皇心烦，倒是常常来母后这边了。

这是让他高兴的，他坐在一旁试探性地问道：“宁乐阿姐就这般失踪了，小晔国那边总是得有个交代，父皇就这样不打算追究了吗？”

闻人安让宫娥将自己面前那道菜给皇后布一下：“朕记得皇后喜欢吃这道菜。”

皇后抿嘴笑了笑：“圣上记性倒是好。”

闻人安这才看闻人瑞卿，笑道：“瑞卿这些日子倒是对李云飞和裴迎真之事十分上心。”看闻人瑞卿一紧张，又道，“朕放了他们，就是让他们去给小晔国一个交代。”

闻人瑞卿不明白，想再问，闻人安却让他不必再插手这件事，多多操心派给他修书的事情。

他只得应了一声，不再多问，父皇极少让他插手朝中事务，交给他的也都是修书撰册之类不重要的事务。

忽然，闻人安又道：“你如今也不小了，朕看不如将你和夜灵的事情定下来吧。”

闻人瑞卿一惊，皇后冷疏香却是大喜。

她忙应是，说着要选个日子好好商议。

闻人安却道：“嗯，此乃婚姻大事，就召你大哥近日回京来，咱们好好商议商议。”又道，“夜明也别急着回去，朕还有一件差事要交给他去办。”

冷疏香自是没有意见，只是为难道：“那太后那边……”

“朕去说。”闻人安笑吟吟地拍了拍冷疏香的手，“皇后放心。”

冷疏香心头一暖。

闻人瑞卿却是站起来道：“儿臣……儿臣不喜欢表姐。”

冷疏香脸色一冷。

“哦？”闻人安抬头看他，“你以为立太子妃是依着你喜欢或不喜欢的吗？”

一句话将闻人瑞卿堵得无话可说。

闻人安冷哼一声，起身走了。

冷疏香忙送他出了大殿，回来看着闻人瑞卿，恨铁不成钢地道：“你告诉本宫，不喜欢夜灵你喜欢谁？陆楚音？”她上前让闻人瑞卿抬起头看她，理了理他的衣襟道，“你若是当真如此喜欢陆楚音，母后也愿意成全你，等你立夜灵为太子妃之后，就将陆楚音也收在身边做个良娣，但千万不可任性，再说忤逆你父皇的话了。”

闻人瑞卿低着头一言不发。

朝中没有消息传出来，阮流君总是不安心，刚想开个天眼看看裴迎真如何了，外面便有下人来报，裴少爷来了，在府门外求见她。

“怎么不请他进来？”阮流君忙起身。

“裴少爷说还有事，就不进来了。”下人答道。

还有事？什么事这么急？

阮流君连披风都顾不得披就已快步出了门，到府门外看见裴迎真和李云飞在一起。

李云飞伤还没好，吊着一只胳膊对她行了礼道：“多谢许小

姐出手相助。”

他没有说明，但阮流君知道他谢的是什么，便过去道：“李少爷不必谢我，你也曾经出手救过我。”崔游那件事，李云飞也是帮了她的，他的守口如瓶也让她心生感激。

李云飞一个大男人，也不知该如何感谢她，只是给她作了个揖道：“大恩不言谢，若有机会再回京，李云飞再登门来谢许小姐。”

他们要出京了？

裴迎真有话要跟阮流君说，李云飞便先退开了。

裴迎真将阮流君拉到僻静的墙边，低声对她道：“我和李云飞即刻就出京去找宁乐公主。此次我们是秘密出京，所以有许多事无法与你明说，但是……”他握住阮流君的手轻声道，“你放心，我定会平安归来。”

阮流君看着他，眼眶热了热：“你也不必担心我，我会等你回来，一切多加小心。”

裴迎真抑制不住，拉起披风遮住，低头亲了亲她的唇。

阮流君抱着他的脖子，热切地回应他。

片刻后，裴迎真才松开她，低声道：“我走了。”

阮流君拉着他，看他走到马前才松开他。

李云飞又上前欲言又止地对阮流君道：“我此次来去匆忙又因失职之罪在身，没有能去见楚音，能否麻烦许小姐去代我向楚音告个别，告诉她，我一切都好，让她别担心。”

阮流君点了点头：“李少爷放心，我会替你转达的。”

李云飞拱手谢过，翻身上了马。

他二人此去千里，山高水远，孤注一掷。

裴迎真打马离去，没有回头看，怕天色沉沉下看到阮流君站在那里目送他离开他会难过。

两人直接去了城门口，端木夜明已在城门外等着他们。

此次圣上派给他的差事就是协助李云飞和裴迎真，甚至连协助做什么都没有与他讲明，只说让他带人在城门外等着他们两人，护送他们两人，听命于李云飞，旁的不必多问。